

乡事

XIANG SHI

柳笛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

柳 笛◎著

乡 事

诗人高扬现实主义的艺术理念和精神，直面当下社会转型期的驳杂现实，抒真情，说直话；在强劲的自我主体的构建中，凝聚良知，勇于担当道义伦理；并时时在场中，针对人性的良善与异化，于人生和世界发出自己的反响和心声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事 / 柳笛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2.11

(梦江南文库 / 张艾子主编)

ISBN 978-7-5059-7914-7

I. ①乡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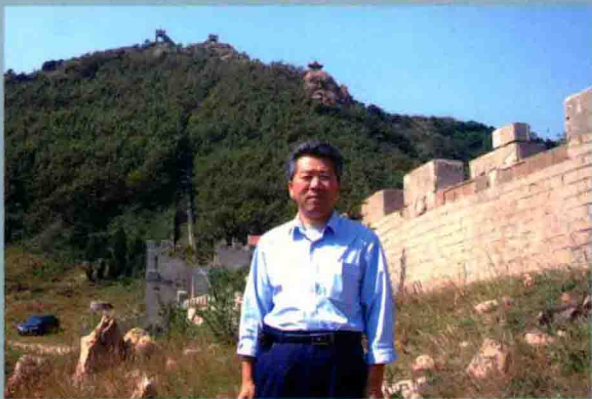
IV. ①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2843 号

书 名	梦江南文库 (1-10)
主 编	张艾子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小陶
印 刷	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74
版 次	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914-7
总 定 价	19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柳笛，又名大唐，本名李延友，诗人。喜书法爱音乐。一九六四年二月生，山东诸城人。创作主要以诗为主，兼写评论、散文及其他。自一九八一年三月至今，先后在《春风》、《诗歌报》、《作家报》、《星星诗刊》、《扬子江》诗刊、《山东文学》、《安徽文学》、《时代文学》及台湾《葡萄园》、《秋水》、《世界论坛报》和《香港文学报》，《越南华文文学》及加拿大《海外诗刊》等国内外一百三十余家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，诗作曾入选多种选集与版本。出版诗集《斑斓的梦》、《乡韵》、《乡事》三部。书法作品《春夜赋》入选《中国书画家大辞典·当代卷》（2010.3.），诗集《乡韵》获（2010年8月）首届我爱中华、我爱海南“海口杯”全国文学大奖赛（图书类）一等奖。2011年12月，被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协会授予“首届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”，并同时授予“当代中华文化名家”荣誉称号。其业绩已载入《中华名人志》和《国际知名文艺家大辞典》。系中国诗歌学会、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、中国书画家联谊会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任诸城市超然台诗社社长、《超然》诗刊主编，苏东坡诗书画院院长、《超然诗书画》总编。

乡
事

贺敬之



著名诗人、诗坛泰斗贺敬之先生题词

鄉事悠遠
奔雷噴香

敬請 雅鑒先生之
玉照 謹此 敬頌

八十之歲 冬月
沙駝書



著名诗人、书法家、天津《老年文学》顾问沙驼先生题词

人生難得詩為伴
鄉事亦如命之源
一飲親情濃於水
胸懷舉國萬重山

賀新蜀詩集《鄉事》出版

壬辰八月丁芒



著名诗人、书法家、中国作协会员、国务院参事室中华
诗词研究院顾问丁芒先生题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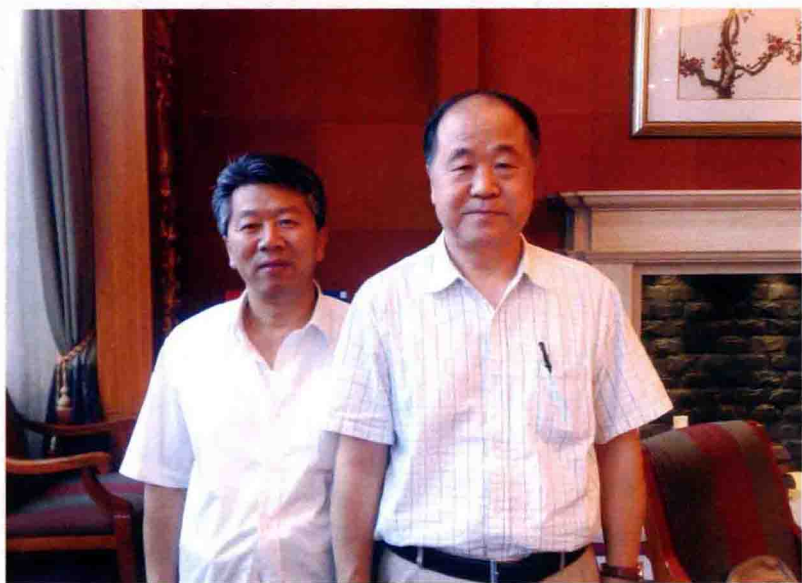
柳笛悠揚
詩才淵博
寫布衣情
鄉事韻

題賀柳笛詩集鄉事問世

二零一二年元月
香港蔡麗雙撰書



著名詩人、書法家、香港文學促進會會長、國際華文作家協會主席、妙韻出版社總編輯蔡麗雙博士題詞



作者与中国作协副主席、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合影

现实困顿中的挺拔与人格重塑

——序柳笛诗集《乡事》

苗雨时

诗人柳笛在山东诸城创办和主编了中国一份重要的民间诗刊《超然》，立足本地、面向全国以及海内外。自2004年创刊之始，其办刊宗旨是：秉持人本主义、现实主义的诗歌方向，也兼收开包，容纳各种艺术探索。八、九年来，风风雨雨，稳健扎实，走过了艰卓的历程。生命力极为顽韧，影响越来越大。不啻是诗坛一面飘扬的旗帜。他在耗费心血办刊的同时，自己也从事诗歌创作，与诗人们戮力合作，推进诗歌的发展与繁盛。由于诗之缘，我2005年与他结识，一是他聘任我担任《超然》诗刊的顾问，二是由于我曾在该刊物上发表或被转载过文章。前些天，他寄来多年积累起来的诗稿，凡数百余首，准备结集出版，邀我作序。我想，既然已是相知相契的朋友，为他的诗写些述评性的文字，是义不容辞的。我当即回复，原为效力。

通读他的诗作，总的感受和印象是：诗人高扬现实主义的艺术理念和精神，直面当下社会转型期的驳杂现实，抒真情，说直话；在强劲的自我主体的构建中，凝聚良知，勇于担当道义伦理；并时时于在场中，针对人性的良善与异化，于人生和世界发出自己的反响和心声。

现代人的生存状态，由于市场经济的涌动，在历史变举中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挤压精神的困境。尤其是城乡二元对立，在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历史性冲突中，信息时代的喧嚣与浮躁、物化



乡 事

与媚俗,严重地侵蚀着人们的灵魂。因此,寻求心灵的安顿和重建精神家园,便成了当下诗写的一个重要课题。这关涉到中国文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、重构的特质:既要张扬现代文明的个人主体性,也不能一任乡土伦理的凋敝与流失,而应把两者融会起来,纳入现代人的价值结构和民族精神的共同体中。所以,穿越时代的迷雾,挽留乡土文明的生命本源和人性基因,也就构成了诗人写作的一个精神维度。

柳笛诗中“涌动的乡情”,正是基于此种思考而抒写的。他出生于农村,现在住进城市,但却仍像从乡下移入城里的一株树,虽有人“护理”,然而总觉得有“放不开手脚”的束缚,乃至“身心憔悴”。他这样写那株树:

……

夜里

你把满地的

碎银般的月光

细细地 一遍遍

数了又数 翻了又翻

——《城里的树》

这碎银般的点点月光,摇曳着他浓郁的乡愁。而清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“麻雀”,在他心目中,是他“乡下的亲戚”;即使是从农贸市场买回的一只“蝈蝈”,也向他传递了带着乡野温情的天籁之声……。他经常回到家乡,在赤热的土地上行走,捡拾那行将遗失的一粒粒美好的珍珠:“老屋”,他生命的摇篮,曾承载着他的童年和梦想,并以与前后左右的房舍并齐,从小就教授了他人间平等,不分高低贵贱的生活理念(《老屋》);分头“栽树”,共同“乘凉”的邻里关系,使他享受了人与人的亲和与共在(《乡邻》);他看到了勤劳、质朴的乡亲,他们肩挑着春种秋收的喜悦与自豪,“尽管庄稼人的汗珠子不值钱 / 但俺敢拍着胸脯说 / 这些 / 都是俺亲手劳动所

得”，也令他深深地感动(《金秋杂感》)；尤其让他感恩不尽的，是那里有生养他的父母，“父亲”，为使“贫瘠”的土地“肥沃”起来，他“弯腰弓背”，“不停地播洒仁慈和爱”(《父亲》)，而在清明，他来到“母亲”的墓前，“多想再重温 / 母亲昔日的爱抚”，对终日与大山厮守的母亲的绵长思念，正化作青烟和泪水……。然而，乡情中，也有失落和忧虑：如今的“村庄”，“危机四伏”，“变异的气息 / 刺死了过路的花香 / 梦中醒来的小草 / 被劫杀在春天的甬道上”(《谁来拯救我们的村庄》)；那株戴有巨大树冠、常年荫蔽人们的老杨树，被无情锯倒，生命轰然倒下的那一瞬间，天地为之震惊，神灵为之哭泣。大风掠过，裹挟着不散的乡土魂魄，在大地上徘徊、飘荡……。依恋与哀痛，都蕴涵着诗人对乡土的深情，也传导着大地重浊的隐隐的对心灵的召唤……

更为严重的还在于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导源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。人与自然的关联，既有亲和的一面，也有对峙的一面。人从大自然中进化而来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大自然供养了人类，也启迪了人的生存智慧，但如果人们过度地征服自然，也会遭到自然的报复。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是美好的：“小草”的一生，“刚柔相济，忍辱负重 / 令自然界的一切杀戮 / 最终 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奈”(《小草》)；一棵老树葆有奉献的品格，即便枯死，“赤裸裸的走了”，却还留下“光和热”，陪你“熬过”寒冷的冬天(《枯树》)。但“地震”、“海啸”、“山洪”、“泥石流”，也时有发生，给人类造成不可抵御的灾难。这是大自然施放威力的一种必然与偶然的奇异现象。“灾变”，对人类的影响，也是双向度的，一方面危害和破坏着人类的生存，另一方面也警醒了人们日常的麻木，唤起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。诗人写汶川“地震”、玉树“地震”，写日本“海啸”。他在《为了那些宝贵的生命》一诗中写道：

每一个人都在打拼

每一双手都在探寻



乡 事

每一颗心都在颤动

.....

“为了那些宝贵的生命”，人们奋起抗争，“地震 / 夺去了同胞的生命 / 但它夺不走 / 一个民族的坚强信念”全国上下，众志成城，在抗震救灾中，奏响了一曲民族精神的壮歌，在一片废墟上，绽放了绚烂多彩的人性花朵。一场又一场的自然灾害，让诗人深入宇宙的內部，在感同身受的生死体验中，对人与自然的一而二、二而一的神秘的变易关系，做哲理的思考：如何在依赖自然的同时顺其自然，从人与自然的对立，走向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谐，使人对自然的认知由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。

人生在世，从虚无中来，又到虚无中去。在这大片空白的生存场中，隔着生与死，演绎着情和爱。什么是生命的尊严，什么是人生的价值，一个人该怎样奏响“如歌的行板”，令自我生命的律动，展示人格的高贵，步入人生理想的境地？为此，诗人站在人文情怀的制高点上，回眸历史与先人。他敬仰瞿秋白的“信念和理想”的伟大：革命先烈，“一介书生”，肩负“文艺与革命”，在牺牲面前，“威武不屈”，“铁骨铮铮”，“三十六岁的生命 / 竟走得那样匆匆”，“瞿秋白 / 一株站在悬崖边的劲松 / 你不朽的名字 / 早已融进高亢、悲壮的国歌中 / 并以坚定的姿式 / 站成岁月的永恒”（《站在悬崖边的劲松——谒瞿秋白故居》）；他探访当年抗日战争中在蒙阴将士们的殉国的遗址，这里没有墓碑，但苍天不老，小草垂泪，大崮山的巍峨，为历史作证……然而，对照当今的社会现状，由于经济神话的飙风的摧残，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沦为一片可怕的麻木与荒芜，谈论理想几乎成了一种奢侈。在此种文化境遇中，诗人灵魂的高标，无疑更显得难能可贵。他既是生活的沉浸者，也是明敏的瞭望者。他在人生的途程中，把社会诸多的矛盾和纠葛，都放在人文理性的铁砧上予以锻打、检验与审视；对那些世间乱象、人心污杂，他发出了痛心疾首的呼喊，并给以严正而锋利地批判，显示了现实主义写

作的威力。什么“特权”，什么“尔虞我诈”，什么“伪劣假冒”，什么“传销”，什么“新三代人”等等，他都进行无情的嘲讽和鞭挞。因为这一切都是人性的异化，道德的沦落。他在《铁轨》一诗中写道：

高铁的脱轨固然可怕

但比这更可怕的

是信任的脱轨

和良知的追尾

诗人挺身于历史风云的变幻中，以一个高尚而纯正的灵魂，致力于现代人格的重塑。他在《人》一诗中如此写道：

一撇一捺

简单的两笔

构成了世间

最复杂的动物

的确，这一大写的汉字，把它写好，并使其站直，并不容易。需要人们有高远的追求与修炼。那么，在一个人的人格质素的构成中，该有怎样的内核与基质？如果从生命的本源、本质出发，那就是“爱”，人间真爱，包括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三重奏。爱，是一种美德，像阳光，给人间以温暖；似泉水，给心灵以润泽；如火焰，点燃生命的希望。它代表着无私、仁慈与悲悯。因此，让人的灵魂高尚。他在《二月十四日》一诗中这样吟唱道：

生活中

没有永不凋谢的花朵

只有付出艰辛与汗水

开在心中的花儿

才永不枯萎

这开在心中的花儿，就是忠贞的爱，恒久的爱。然而，现实的爱，却在物化的凄风苦雨中，渐次凋零。男女之爱，已变为等价交换，甚至缩减为“性”，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，也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

凉。但诗人却不改初衷,依然守护着爱的纯洁与美好。他倾听爱人的心声,向爱人倾诉:“亲爱的/谢谢你情人节给我的祝福”,“假如你是花朵”,我不愿做“蝴蝶”、“蜜蜂”,“只想做一缕风”,“时刻围绕在你的身边”,不离不弃,“然后,一起慢慢变老”(《我只想做一缕风》);他关爱亲人,对亲人的离世悲痛不已,“空旷的山岭下/大家收起哭声”,“拭去面颊上的泪水”,然而却擦不掉“岁月埋在内心深处的伤痛”(《大姨》);对朋友,他更是一往情深。不论是见过面的,还是网上结识的,他都真诚相待。他接听老诗人“木斧的电话”,感到他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(《木斧的电话》);他给网友IP写诗,以友情替她“疗伤”(《疗伤》);他为网友流水题诗,称赞她“流水来了/我感悟着小河生命的律动”(《写给网友:流水》);他在《写给诗友赵云》的诗中,这样概括友谊的美好:“人,不能没有朋友/就像天上不能没有月亮”,人的心灵确实需要月光般朋友之情脉脉地光照与抚慰……

诗人生长、站立在齐鲁大地。这里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古韵遗风。而如今现代化建设又强劲地崛起。置身于此种文化历史语境中,他根植于凝重的乡土,既承继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,又迎会吐纳现代变革风潮,使他的创作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他立足于现实,坚持走诗歌的现实主义诗歌道路,深入当下,把握时脉,在历史大变迁中,通过个人人生感悟的自由书写,以人本主义为皈依,反映人民底层的社会情绪,充分发挥诗歌的美刺功能,在尊重诗歌、不断提升诗歌品位的前提下,使它抵达时代的中心,成为点亮民族精神的灯火。为达此种目的,柳笛主要写新诗,但也写古体诗。两者都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绩。由于篇幅所限,此处不再具体述评他的古体诗,留给读者自己去赏读。但在收束此文,我却要引他的一首《登超然台忆苏轼》的七绝作结。伟大的宋代文学家苏轼,当年被贬山东诸城(原密州),任密州知州,在任上,修葺、重建超然台。取庄子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之意。他在此多有吟咏、唱和。那

首传诵千古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即作于此。诗人现今登台怀古，思情涌动，如此感慨地唱道：

初上新台忆东坡，

把酒超然对月歌。

阅尽人间沧桑事，

文章千古照山河。

前有古人引领，后有我辈跟随，虽不及也，却心向往之。这就是柳笛的幸运。真正有实力的现代诗人，敢于与古典大师交流与对话，从他们那里获取对艺术真谛的理解，然后，在继承与创新中，写今天的现实，写自己的人生，创作出属于自己时代的诗篇，在贯通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中，哪怕有点滴的薪火相传，也就足以泽被后世了……

是为序。

2012年6月12日

于廊坊师范学院

苗雨时，男，河北丰润人，1939年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。

196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。历任河北廊坊师专中文系主任、教授。河北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。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《诗的审美》、《燕赵诗人论稿》、《从甘蔗林到大都会——当代诗歌卷》等。《简论诗歌的时间》获河北省第三届文艺振兴奖，《燕赵诗人论稿》获1996河北社科类三等奖。

乡土神圣的传达者

——读柳笛的乡土诗

王耀东

有一些写诗的人，写起诗来觉得很容易，往往忽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成其为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诗人所沉思和歌吟的关涉到什么？此事，还是从我同诗人柳笛认识开始。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，我在潍坊市群众艺术馆当副馆长，负责全市的文学艺术这一块。当时，我同全市的业余作者交流比较多。几乎天天都有，其中有不少是写诗者，但真正写成气候的，就太少了，短短一、二十年过去，不少人连名字我也忘却了，然而，柳笛给我的印象却是越来越深刻。那时候，柳笛还是一个小青年，穿着一身土布衣服，老远的从他老家诸城来到潍坊市，直奔我的办公室，怯怯地叫我一声王馆长。他说他喜欢写诗。当时我也正在苦学苦钻乡土诗，于是对他浓厚的诗趣，倍加赞赏，便鼓励他坚持写下去。他不停地问：“写什么最好呢”？我便说：“我们都生在乡土，长在乡土，乡土上有咱熟悉的人和事，不写乡土写什么呢？”他听了，信任地点点头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痴迷乡土诗的柳笛也由当年的红光焕发变成白发斑斑了，别看年龄增大了，阅历也增加了，竟然有了大作为，不仅办一份名扬全国的《超然》诗刊，还成了地地道道的大乡土诗人了。一个乡土诗人的确立，在于广大民众的承认，在于有一种象征性的精神层面。我认为，是乡土为他搭建了一座走向诗人的桥梁，是乡土使他找到了诗人最本质、最伟大的精神使命，于是也就开创了他艺术生涯的新纪元。

普普通通的柳笛，写的是朴朴实实的乡土诗，他是怎样走向诗